揽胜荆州

金凤腾飞：一城凝楚骨

□ 郢之歌

金凤腾飞。曾跃 摄

荆州古城的东门，是这座千年城池敞开千年的眉眼。绕过宾阳楼巍峨的城廓，穿过护城河畔的依依垂柳，一尊凌空欲举的雕塑，静静矗立在古城东广场之上。这便是荆州的城市图腾——金凤腾飞。千百年来，楚地尊凤、尚凤、敬凤，凤为楚人之魂，为荆楚文脉之根。相比于古城墙的厚重沉穆，相比于三国故址的硝烟余韵，金凤腾飞没有古建的沧桑斑驳，却以极简的姿态、昂扬的风骨，托举起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，成为异乡人初识荆州的第一眼印记，也是本地人根植心底的故土图腾。

楚人崇凤，自古有之。不同于中原尚龙的威严壮阔，荆楚大地独爱灵凤的清逸高洁、向阳而生。《楚辞》有云："凤皇翔于江汉，振羽翼而拂山河。"远古先民居于江汉平原，临水而居、逐水而耕，见灵凤翱翔天际，栖于梧桐，鸣于丘壑，便将凤鸟视作祥瑞之兆、精神之寄。凤，象征高洁、坚守、新生与腾飞，恰如荆楚儿女千百年来的秉性：历经沧桑而风骨不改，饱经风雨而生生不息。从楚人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的开拓，到郢都风华、冠绝天下的鼎盛，再到千年古城薪火相传、文脉不绝，一只灵凤，贯穿了楚国八百年的恢弘岁月，也沉淀了荆州两千余年的城市品格。考古学家曾在荆州附近的天星观楚墓中，出土了造型精美的木雕凤鸟、彩绘凤纹漆器，那些两千多年前的匠人，用朱砂与黑漆勾勒出的凤鸟，羽翼卷曲、昂首回望，与今日金凤腾飞的姿态竟有惊人的神似——仿佛荆州人对凤的理解，从未因时光而走样。

立于金凤雕塑之下抬眼望去，整尊雕塑线条流畅婉转，承袭楚墨尚曲尚圆的独特审美，无凌厉锐角，有温润风骨。凤首昂扬向上，羽翼舒展凌空，身姿舒展挺拔，似欲冲破云霄、扶摇万里，又似俯首护佑江汉大地、古城万家。据当年参与建造的老工匠回忆，这座雕塑的设计稿前后修改了十余稿，最终定稿时，设计者特意在凤尾处加了一道微微卷起的弧度——"那是凤在回望古城，飞得再高，也不能忘了从哪里出发。"白日里，金凤沐浴天光，通体澄澈昂扬，与身后青砖黛瓦的古城墙、碧波荡漾的护城河遥遥相映，古今同框，文脉交融；暮色降临，华灯初上，灯光勾勒出金凤灵动的轮廓，光影流转间，灵凤仿佛挣脱静态的桎梏，于夜色中振翅欲飞，为古朴厚重的荆州古城，添了一抹新生的朝气与蓬勃。

对于土生土长的荆州人而言，金凤腾飞从来不是一尊冰冷的城市雕塑，而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符号。老一辈荆州人记得，这尊地标落成之后，便成了古城东门最热闹的去处。初晓之时，这里有晨练散步的老者，舒展筋骨、闲话家常，看晨光漫过凤翼，唤醒整座古城；夕阳西下之际，孩童追逐嬉戏，游人驻足打卡，晚风裹挟着护城河的水汽，温柔拂过每一个归城之人。岁岁年年，朝暮更迭，金凤静默伫立，见证着古城的四季流转、人间烟火。春天，樱花绕着广场开成一片粉白的云，年轻的情侣在凤翼下合影；盛夏，绿荫如盖，有老人摇着蒲扇在雕塑基座的台阶上乘凉，给孙辈讲"九头鸟"的传说；深秋，金黄的银杏叶落满广场，环卫工人会特意将落叶扫成凤尾的形状，让游人驻足会心一笑；冬日薄雪初霁，金凤的头顶落了一层白，像戴了一顶绒帽，引得孩子们欢呼"凤凰不怕冷"。四时之景不同，而金凤始终如一。

在外漂泊的荆州游子，归来第一站总会奔赴东门广场。2023年腊月二十八，一位从深圳返乡的年轻人，拖着行李箱下了长途大巴，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绕到金凤雕塑前。他掏出手机，对着雕塑拍了一张照片，发了条朋友圈："我回来了。"定位显示"荆州·金凤腾飞"。他说，在外打拼三年没回来，每次想家就在网上搜这张图，搜出来的都是别人拍的。"只有自己站在这里，吹着护城河的风，抬头看见它，才觉得真的到家了。"看过世间万千繁华，走过南北万千山河，终究唯有故土的金凤最是动人。这只承载着楚魂的灵凤，是他乡山河无法复刻的故乡印记，是岁岁思念的归途坐标。无论走得多远、飞得多高，只要望见这尊展翅的金凤，便知故里已至，心安此处便是归途。

而对于扎根荆州的异乡来客，金凤腾飞是读懂这座城市的第一把钥匙。它没有厚重史书的晦涩难懂，却以最直观的姿态，诉说着荆州的包容、坚韧与向上。一位从东北来荆州任教十年的大学老师说，他第一次看到金凤雕塑时，觉得它"太秀气了"，不像北方图腾那般粗犷。十年后，他带新生参观古城，站在这尊雕塑下，对学生们说："你们看，凤的翅膀不是僵硬的，是舒展的、柔韧的——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，不咄咄逼人，但有自己的风骨。"让每一个在此工作、生活的外地人，读懂这座古城不止有千年古韵，更有生生不息的新生力量。

一城地标，藏一城风骨；一域文脉，润一方苍生。金凤腾飞立于古城门户，既是历史的回望，也是时代的瞭望。回望过往，它承载着楚人开拓进取、崇文尚艺的千年文脉，铭记着荆州从郢都鼎盛到千年传承的岁月荣光；眺望今朝，它象征着古城不破不立、向阳腾飞的时代姿态。一座城市，有古城墙守得住根脉，有灵凤图腾撑得起风骨，方能历经千年风雨而底蕴绵长，立足时代浪潮而步履昂扬。

为政一方，当懂一城风骨。金凤之所以为荆州图腾，不在于形制华美，而在于精神隽永。凤有高洁之德，喻城市发展当守本心、存正气、润民生；凤有腾飞之势，喻一方治理当开拓进取、守正创新、久久为功。守文脉即是守根本，护苍生即是护山河。古城的千年底蕴，不是固步自封的桎梏，而是砥砺前行的底气；城市的时代腾飞，不是浮华表象的更迭，而是文脉与民生共生、古韵与新颜相融的长远兴盛。

晨光往复，山河依旧，灵凤伫立，岁岁常青。两千载楚韵浸润山河，无数载风骨滋养人心。金凤腾飞，飞的是荆楚文脉的生生不息，飞的是古城荆州的日新月异，飞的是万千苍生的烟火安宁、岁岁长安。这片源远流长的江汉大地，凭楚骨而立山河，凭初心而赴远方，在岁月更迭之中，永续书写独属于荆州的绝代风华。

散文精选

荆州三题

□ 乔太平

荆州于我，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和城池，而是伴随城市历史文化赓续、经济社会发展和我人生最美好时光的难忘记忆。

城

荆州古城的砖缝里渗出铁锈色的苔藓，那墙垛的隙缝里，或自然生出一撮撮野草，或顽强长出一棵棵小树。

城垣向内的斜坡上春日芳草萋萋、夏日树木葱茏、秋日杂花斑斓、冬日落叶纷飞。如果，青春有无限种可能，这迷幻的四季便是我相遇古城、写诗做梦、飘然不知所以的起点。那时，楚郢的风烟如雾霭在静静的课堂弥漫，三国的故事仅限于厚厚的书本……校园里，莘莘学子衣袂飘飘，欲乘长风破万里浪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梦想。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浪潮催生朵朵烙下时代深深印记的桂冠，鸳鸯床单、荆江热水瓶、金蝶地毯、沙松冰箱等等，在歌者心底赋予更多诗意而广为传唱，开放潮流推动沙市本土文艺名星走红及朦胧派诗风、言情小说、财经小说等等阅读与写作炙手可热……这是梦想照进现实的高光时刻。

似乎一切来得猝不及防，小小古城日头西斜时分，十余公里的青灰城墙便生出无数暗影，像褪色的竹简被重新刻上刀痕。古城一度风光不再，这怅然、这叹惋，仅一句"关羽大意失荆州"恐难释然。只是，古城车水马龙依旧，小街小巷依然炊烟袅袅……

那年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凝结成霜，冷艳中映照出麦城烽烟里的寒光，那些被马蹄踏碎的影子沐着护城河的晨光，盘桓古城，氤氲千年，羽化成凤。

荆州就是那只涅槃的凤凰。几番风雨，你、你们，我、我们从梦中醒来，向着远方出发。

何为大观，如览长卷。这不再是楚纪南故城昔时的繁华，这是古城宾阳楼多彩的霓虹，这是三义街修旧如旧古民俗的回归，这是胜利街改造中烟火的传递，这是经开区、高新区、文旅区欣欣向荣的气象，这是荆州复兴崛起的铿锵步伐……"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"。古城虽古，不辱时代使命。

水

惊涛拍岸，万里长江澎湃向东，浪涛卷起千堆雪。江过险峻三峡，经"千里江陵"，滋养广袤的江汉平原。

江就这样流过，483公里径流荆州，滔滔长江之于荆州百姓，该是何等神圣。

一夜秋风江水凉，怎能挡住王公贵族、商贾士民上溯巴蜀下至汉口的脚步。"滔滔江汉，南国之纪"的古城南纪门，因唐代宰相张九龄为城门之上曲江楼赋诗而名扬江南。城外三里处的御路口码头，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此上船下船。荆州古城南临长江，占地利；成皇家码头，为古代藩王登岸系舟之地，得人和。那时的热闹怎一个繁华！

沧海桑田，如今御路口码头不复存在，只有护城河绕城而过，旧时的王谢堂前已是寻常百姓的烟火人家。

大江奔流，九曲回肠，人在洪水面前显得何等脆弱，汹涌的波涛肆虐沃野和房舍，洪涝之患悬在百姓头顶，让人不得安生。历来水火不容，荆州儿女却用火一般的激情和钢铁一般的意志，筑起一道道抵御洪水的坚固长城。

江河安澜，惟共同守护，方能永葆一江清水永续东流。经历了痛苦的抉择和雷厉风行，把酒临风，观江滩蒹葭苍苍、江岸绿树成荫，喜百姓安居乐业、恬淡自适，呵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，信感珍惜。

那些年前，洪湖的一声叹息让长江水泛起浑浊的涟漪。百里洪湖围湖造田、围网养殖、过度捕猎，水生植物退化，生物多样性遭至破坏，难觅南飞的大雁，难见遍地野鸭和菱藕……这哪里还是那个满湖清泉、烟波浩渺的古云梦泽。

这些年来，多情的洪湖盛满坚定，我们梦寐以求的别样洪湖向我们款款而来。寒来暑往，大湖深处护鸟人十几年如一日坚守；闻令而动，拆除大湖围网，禁渔禁猎；生态修复，水下"森林"重焕生机。梦里风荷淡依依，惜颜吝色轻着笔。只染莲房黄一抹，亭亭玉立蕴生机。洪湖湖面漾清波，再现"洪湖水浪打浪"，好一幅人水和谐新画卷！

"这一仗打得真漂亮"。"五一"假期，洪湖岸边瞿家湾老街上演《洪湖赤卫队》经典情节，一幕幕水上夜间实景演出，点亮水乡夜空，带来精彩的沉浸式红色体验，让红色文化与奋斗精神直抵人心。

人

古城今晨雨霁，青石板上还印着昨夜的雨痕。我想起两千三百多年前，是否也有一个峨冠博带的身影，在这里久久伫立？

端午将近，巷口飘来粽叶与糯米的清香，家家户户门前挂着青绿的艾草，那苦涩与温韵，仿佛来自久远楚国的某个清晨。护城河水泛着波光，仿佛还在吟咏"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……"

登上城楼，江风浩荡，远处长江如练。我忽然明白，荆州城那弥漫浸润的橘柚清香，那融入江水的楚地方言，那系于儿童手腕的五色丝线，那端午竞渡的龙舟，都是屈子不灭的魂魄。这些，不在史册里，而在这片土地的呼吸里，在一代一代人的血脉里，在每一年端午的桨声里。

荆州城的暮色，总带几分英雄的苍凉，总有一抹属于关公的红晕。

护城河水安静如斯，映照城墙上的道道刻痕。城中的关帝庙香火不绝，殿前的铜鼎闪着亮光。关公镇守荆州多年，秉烛夜读，身影仿佛还印在城楼的窗棂上。

那尊关公雕像曾经目光穿越千年风雨，人们记住的从来不是哪一场胜负，而是千里走单骑的忠贞，以及华容道上那一骑绝尘的义释。荆州这片土地，关公曾以性命相托。一个"义"字，让这片土地重了千钧。

思念是梦，梦里相思，只为思念。煮过了风雪煮过了冬天，偏偏我煮不过这场思念。

家里的族谱，墨字模糊难辨。母亲总在梅雨季摊开泛黄的宣纸，说这是祖辈逃荒时裹在裤腰里的。纸角微微扬起，洇出不规则的斑痕。母亲识字不多，勤俭一生，为人善良。农历甲辰年冬，母亲手里的族谱在雨水中漂浮如纸船，墨迹攥入指甲。母亲安详无语。我除了悲伤，母亲的勤俭善良深入我的骨子，在血液里流淌……

生活随笔

山河行思，不负相逢

□ 昂刚

人生行旅山河，岁岁烟火浮沉。世间每一场相逢，皆是时光温柔淬炼的馈赠，亦是岁月沉淀的恰好圆满。人海辗转，万般际遇，不疾不徐，不早不晚，所有相逢，皆是温柔因缘，岁岁安然相伴。

一路行来，沐山河清雨，览人间烟火，经四季更迭，感世事浮沉。流年清浅，静水流深，我孤身踏遍山川，原以为往后朝夕平淡，余生再无波澜。幸有一抹温光款款相逢，落进悠悠岁月，消解半生孤寂，令寻常朝暮皆生光彩。从此风雨路远，心藏暖意；前路迢迢，终有归处。漫漫余生，心怀期许，愿以一腔温柔，不负此番相逢，笃定前行。

相逢本真澄澈，何须喧嚣铺陈，不必费心筹谋。人海缘分错落，有人匆匆擦肩，有人短暂同行，唯有知己相逢，沁入心脾，温养流年。皖城登高，途遇四位金陵旧友，异地邂逅，暖意自生。我始终坚信，世间至贵的相逢，是遍历山河后的相知相契，是阅尽世事后的心有归依。此番际遇，是岁月深藏的期许，为平淡日常平添诗意，让清冷心怀重燃热忱。愿往后流年，温柔常伴，岁岁可忆。静居皖地，常怀感恩，惜缘笃行，不负时光厚赠，不负此生一场相逢。

岁月流转，风物悠然。行途漫漫，故交旧友久别重逢。昔时因奔走四方、境遇相殊、岁月相隔而渐行渐远之人，再见仍是眉眼如故，初心未移。相逢无隔阂，谈笑自安然。时光洗尽浮华，唯留脉脉温情。淡淡相守，岁岁相安，便是俗世人间最动人的暖意。

行至岁月深处，渐悟人世相处的温润真谛。人心百态，际遇万千，性情各异，归途自殊。世间常有微妙分寸：有人朝夕相守，却心性难融、牵绊丛生，终在纠葛纷扰中身心俱疲；有人隔山隔水、不常相依，却心意相通、惺惺相惜，始终温柔相宜、岁岁如故。

细品流年万般，皆有时序因缘。世人常叹命运浮沉，实则命运从非虚妄定数，而是本心的映照、德行的滋养、心境的沉淀。心柔则满目皆暖，心宽则万事皆安；心纯则世事通透，心杂则尘事纠缠。立身于世，最可贵的从来不是精明算计，而是心怀赤诚、待人温厚、处事虔诚，随缘自在，且行且惜。

世事纷繁，人心各异，所见不同，所悟亦殊。我们不必强求人心相融，不必苛求世事圆满，亦不必执念他人心性与选择。立身行道，但守本心、存善意、行正道、尽己责即可。人与人相知相伴，贵在真诚，贵在相宜。三观温润契合，便彼此善待、温柔同行；志趣归途相左，便各自修行、各自安然，互不惊扰，亦是成年人最体面通透的成全。

半生风雨浅浅淬炼，一世人间温柔修行，终悟人生立世，藏六字真意：命、累、苦、减、品、惜。知命而顺时序，接纳世事无常；知累而敢担当，不负人间步履；知苦而能自持，守住本心温良；懂删减执念，常怀心底清宁；重品行修身，立身坦荡端正；懂万般珍惜，善待每一场遇见。悟透六字深意，守得住本心、稳得住心神、行得住步履，便是成长之始，亦是余生从容安度的根基。

遍历烟火浮沉，历经聚散得失，沉淀三则温柔笃行之悟，自勉自省、静心前行，于漫漫人生路，温柔渡山海，安然赴流年。

父亲的木工活

□ 程英

父亲是个木工，那双手天天跟木头刨子打交道，老茧厚得像铜钱一样。指关节又粗还变了形，指甲缝里是永远洗不干净的木屑和泥巴。可我打心眼里觉得，这绝对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一双手！他就是靠这双手，用汗水和力气把我们家给撑了起来。

他那木工坊就挨着家门口的小院，一眼扫过去全是木头——粗得根本抱不过来的榆木、纹理漂亮的松木，还有闻起来特别香的樟木。

他天天就在院子里忙活，工具样样不缺，锯子斧头刨子凿子，每一件都擦得锃光瓦亮，码得整整齐齐，看着那叫一个舒心。

小时候我就在他旁边写作业。清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院子里斑斑点点，他就开始忙活了。先挑块合适的木头，左瞅瞅右看看，琢磨这木头的纹理和脾气。然后抄起锯子，只听见"吱吱"几声，木头就给锯开了，切面光滑。接着再用刨子推几下，木屑满天飞，满院子全飘着淡淡的木头香味。

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小板凳和小桌子，样子挺好看。那小板凳，四条腿稳稳当当，坐着特别舒服。小桌子桌面很平整，边角都磨成了圆弧，没一点尖角，就怕我们不小心磕着碰着。

他的手艺没多久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大家都夸好。谁家要添个家具，头一个就想到他。他也从来不推辞，乐呵呵地就答应了。

有一回，村里张大爷要给儿子娶媳妇，得做一套新家具——衣柜、床、梳妆台。我爸二话没说，扛上工具就去了人家家里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太阳落山才回来。做的时候遇到不少麻烦，张大爷家的木头有点潮，容易变形。他就一点一点地处理，反复调尺寸和角度。

还有一回。他雕梳妆台上的花纹，不小心把手给划了，血珠子直冒出来，可他顺手扯块布包了下，顾不上疼。扭头又接着干。忙活了一个多月，才把那套家具做好。衣柜又高又大，上面的花纹活灵活现；床也很结实，梳妆台高度不高不矮，刚好用得顺手。张大爷一家子过来一瞧，忍不住啧啧称赞，直夸父亲手艺好。

后来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木工这行慢慢就给机器顶替了。机器干活快，成本也低，家具店里款式多，价格还便宜。来找父亲做活的人越来越少，他那套工具箱就被遗忘在了角落里，不知道啥时候都落满了灰尘。

前年过年我回老家。刚迈进院子，就瞧见他坐在那把老椅子上，正拿着块布仔细擦他那工具箱！午后的日头正好照在他身上，看着别样慈祥。我没出声悄悄溜过去挨着他坐下，顺手抄起一把生了锈的刨子掂了掂分量。他斜了我一眼，乐呵呵地开口："唉！现在没有人找我做家具了，这些工具基本上也派不上用场了。"我鼻子瞬间就酸透了，缓过神才问："爸，您这手艺谁不服？这些工具可得好好留着，那是您当年吃苦熬出来的证明，也是咱家实打实的传家宝啊。"他听完没吱声，就微微点了点头，嘴角的笑意却全漾开了。

现在父亲已经六十多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有点驼了，可那双手还是那么有力气。

每次生活里碰上坎儿，心里直想打退堂鼓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总会不由自主地冒出爸爸做木工时的背影。春夏秋冬一年年地过，那些数不清的早晨，他从来没嘟囔过半句日子苦、干活累，就那么闷着头，把一块块普普通通的木头刨出满地的刨花，再一点点打磨成结实耐用的家具。他身上那股子死磕到底的韧劲儿，也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个理儿——不管干啥，只有脚踏实地去干，日子才能一天比一天有奔头，只有咬着牙持之以恒，你才能真走到自己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。

诗与远方

谷雨，月季花红

□ 黄官品

谷雨那天去看你，在大街上
遇见一朵朵一枝枝，一树树一排排
一条被隔离带挪用的红花带

我惊呆了，站花前凝视半天
惊艳的时光现场，升级版的春天
破天荒对花，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概念

那么碧绿的叶，那么红硕的花朵
那么锋芒的刺，那么惹人
那么心动，那么遥不可及的彼岸

手挽手，肩并肩，舞动的花儿
盛开在大街中央，火一样燃烧起来
人间，如此沸腾的四月天

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，谁能驻足
在虚拟的一次抬头中，腼腆地看了一眼
回家后，用心拟定一份日程表

清晨，去赏露水滚动的花瓣
正午，去看蜂飞蝶舞阳光下的花容
傍晚，去观一身暮色的花影

日落黄色，留下一帘无人的幽梦
一朵朵愁容，一瓣瓣红唇
缝补着在人间碎了一地的身影

一阵阵风在梦中，抚摸红艳艳的花儿
叫闪烁的星星，悬空的月亮
枕上，难眠

一杯水的幸福

□ 王綮

不必滚烫，也不必清冽
就安安静静，盛在一只普通杯子里

窗外有风，有云，有走得很急的人
我不急
只低头，看见自己的影子
浮在水面，轻轻晃，也不碎

它不讨好谁
不装茶，不泡果，不迎合任何味道
就只是水
凉了就再添一点温
渴了就慢慢喝一口

原来幸福这么小
小到刚好盛满掌心
小到一仰头
就能把整个安稳的日子
融进心里，妥帖安放

诗词二首

□ 孙斌

荷塘拾萃

夏天好看是荷塘，翠盖红菓风水香。
秀色盈池青羽舞，朱华过雨玉珠妆。
莲歌生动云中转，鲤出波旋叶下藏。
方物格高人合德，清馨气韵润诗肠。

山晓行吟

竹影泉声和晓风，重峦幽径雾朦胧。
涧边石上吐烟绿，山顶松梢浮日红。
野鸟高吟随路转，林蝉清语与天通。
坡田蹄响农耕韵，老屋炊生画景融。